

中国古典

文学

宝库

齐豫生 夏于全 主编

中国古典文学宝库

第八十一辑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(全一百三十二辑)

第八十一辑目录

- 第五十八回 说秦伯魏相迎医
报魏犄养叔献艺 (561)
- 第五十九回 宠胥童晋国大乱
诛岸贾赵氏复兴 (572)
-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军肆敌
逼阳城三将斗力 (582)
- 第六十一回 晋悼公驾楚会萧鱼
孙林父因歌逐献公 (592)
- 第六十二回 诸侯同心围齐国
晋臣合计逐栾盈 (604)
-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
小范鞅智劫魏舒 (614)
- 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栾盈灭族
且于门弑梁死战 (624)
- 第六十五回 弑齐光崔庆专权
纳卫惠宁喜擅政 (634)
- 第六十六回 杀宁喜子鲋出奔
戮崔杼庆封独相 (645)
- 第六十七回 卢蒲癸计逐庆封
楚灵王大会诸侯 (654)

- 第六十八回 贺馥祁师旷辨新声
散家财陈氏买齐国…………… (667)
- 十九回 楚灵王挟诈灭陈蔡
晏平仲巧辩服荆蛮…………… (676)
- 第七十回 杀三兄楚平王即位
劫齐鲁晋昭公寻盟…………… (688)
- 第七十一回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
楚平王娶媳逐世子…………… (700)
- 第七十二回 棠公尚捐軀奔父难
伍子胥微服过昭关…………… (712)
- 第七十三回 伍员吹箫乞吴市
专诸进炙刺王僚…………… (724)
- 第七十四回 囊瓦惧谤诛无极
要离贪名刺庆忌…………… (737)
- 第七十五回 孙武子演阵斩美姬
蔡昭侯纳质乞吴师…………… (747)
- 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弃郢西奔
伍子胥掘墓鞭尸…………… (757)
- 第七十七回 泣秦庭申包胥借兵
退吴师楚昭王返国…………… (769)
- 第七十八回 会夹谷孔子却齐
堕三都闻人伏法…………… (780)
- 第七十九回 归女乐黎弥阻孔子
栖会稽文种通宰嚭…………… (791)
- 第八十回 夫差违谏释越
勾践竭力事吴…………… (804)
- 第八十一回 美人计吴宫宠西施
言语科子贡说列国…………… (815)

- 第八十二回 杀子胥夫差争歃
纳蒯聩子路结缨..... (825)
- 第八十三回 诛半胜叶公定楚
灭夫差越王称霸..... (838)
- 第八十四回 智伯决水灌晋阳
豫让击衣报襄子..... (850)
- 第八十五回 乐羊子哺中山羹
西门豹乔送河伯妇..... (862)
- 第八十六回 吴起杀妻求将
昭忌鼓琴取相..... (872)
- 第八十七回 说秦君卫鞅变法
辞鬼谷孙臆下山..... (884)
- 第八十八回 孙臆佯狂脱祸
庞涓兵败桂陵..... (895)
- 第八十九回 马陵道万弩射庞涓
咸阳市五牛分商鞅..... (905)
- 第九十回 苏秦合从相六国
张仪被激往秦邦..... (916)
- 第九十一回 学让国燕哱召兵
伪献地张仪欺楚..... (927)
- 第九十二回 赛举鼎秦武王绝砮
莽赴会楚怀王陷秦..... (938)
- 第九十三回 赵主父饿死沙丘宫
孟尝君偷过函谷关..... (948)
- 第九十四回 冯欢弹铗客孟尝
齐王纠兵伐桀宋..... (958)
- 第九十五回 说四国乐毅灭齐
驱火牛田单破燕..... (969)

- 第九十六回 蔺相如两屈秦王
马服君单解韩围 (978)
- 第九十七回 死范雎计逃秦国
假张禄庭辱魏使 (989)
- 第九十八回 质平原秦王索魏齐
败长平白起坑赵卒 (1001)
- 第九十九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邮
吕不韦巧计归异人 (1015)
- 第一百回 鲁仲连不肯帝秦
信陵君窃符求赵 (1027)
- 第一百零一回 秦王灭周迁九鼎
廉颇败燕杀二将 (1037)
- 第一百零二回 华阴道信陵败蒙骜
胡卢河庞涓斩剧辛 (1048)
- 第一百零三回 李国舅争权除黄歇
樊于期传檄讨秦王 (1058)
- 第一百零四回 甘罗童年取高位
嫪毐伪腐乱秦宫 (1066)
- 第一百零五回 茅焦解衣谏秦王
李牧坚壁却桓齮 (1076)
- 第一百零六回 王敖反间杀李牧
田光刎颈荐荆轲 (1086)
- 第一百零七回 献地图荆轲闹秦庭
论兵法王翦代李信 (1095)
- 第一百零八回 兼六国混一舆图
号始皇建立郡县 (1104)

第五十八回

说秦伯魏相迎医 报魏犄养叔献艺

魏相明知秦为仇敌之国，而慨然请往以求医，可谓忠义之士。至以大义责秦桓，言词正大而明晰。卒以得请，则又其才之过人也。

晋臣因主君之疾，欲觅高医，不憚宛转于仇敌之国，以求致之，具见忠义之甚。高医至而疾果不可为，斯可委之于数矣。然亦必医者之言，果能真知确见，斯臣于之心可以无憾也。今人自既不能知医，于君父有疾，又不慎加选择，乃听之庸医之手，轻者加重，重者致危，乃委之于命数为不可救，可悲可叹。

晋、楚讲和，自是大事。子侧楚之司马，亦是大臣，于重乃不使之与议，亦有不是。但南北构兵，生民涂炭久矣，幸而讲和，非独两国生民之福，其关系于天下者甚大。己不与议，纵为无功，独不享其利乎？于侧乃以争功之故，逞嫉妒之心，背盟而构难，其罪大矣！后卒以鄢陵之役，兵败自缢，虽出子重报怨之心，然楚子止之而不及，则亦有天道存于其间也。

鄢陵之役，士燮不欲胜楚，以为外宁必有内忧，固是老成之见。然以事势而论，却不尽然。楚人历称强横，中国久苦其凭陵。虽以齐桓之贤，谋之数十年而竟不能制，幸有城濮一战，始挫其锋，中国得以稍安。然其心固未尝一日相忘也，及晋师败郤之后，楚之肆横如故矣。中国之能与楚抗者，惟晋而已，若又让之，则楚人必将更进而无已。诸侯见晋之不能庇己，亦将离心，是未必能有傲于君心，而已先失累世经营之伯业，未可以为良图也。况不贤之君虽有外惧，亦岂足以正其邪心乎？与其内外俱败，又不如且图攘外，徐思安内。至外已攘，而无安内之策，则自是执政

之不善为谋，岂可以攘外为过耶？

话说晋景公被蓬头大鬼所击，口吐鲜血，闷倒在地。内侍扶入内寝，良久方醒。群臣皆不乐而散。景公遂病不能起，左右或言：“桑门大巫（巫者居于桑门。）能白日见鬼，（与鬼为邻，自然活得不久。）盍往召之？”桑门大巫奉晋侯之召，甫之寝门，便言：“有鬼！”景公问：“鬼状何如？”大巫对曰：“蓬头披发，身长丈馀，以手拍胸，其色甚怒。”景公曰：“巫言与寡人所见正合，言寡人枉杀其子孙，不知此何鬼也？”大巫曰：“先世有功之臣，其子孙被祸最惨者是也。”景公愕然曰：“莫非赵氏之祖乎？”屠岸贾在旁，（大鬼却不打他，却是何故？）即奏曰：“巫者乃赵氏门客，故借端为赵氏讼冤，吾君不可听信。”（便该问他：据你说来，却是何鬼？）景公嘿然良久，又问曰：“鬼可禳否？”大巫曰：“怒甚，禳之无益。”景公曰：“然则寡人大限何如？”大巫曰：“小人冒死直言，恐君之疾不能尝新麦也。”（只说见鬼罢了，断他死期则甚？）屠岸贾曰：“麦熟只在月内，君虽病，精神犹旺，何至如此？若主公得尝新麦，汝当死罪！”不由景公发落，叱之使出。大巫去后，景公病愈深。晋国医生入视，不识其症，不敢下药。（不识其症，便不敢下药，还算好医生。今日医生，只图骗人家几分银子，满口乱嚼者多矣，吾安得不思古人？）

大夫魏犄之子魏相言于众曰：“吾闻秦有名医二人：高和、高缓，得传授于扁鹊，能达阴阳之理，善攻内外之症，见为秦国太医，（不知此二人招牌上有“扁鹊师传及太医院”字样否？可笑。）欲治主公之病，非此人不可。盍往请之？”众曰：“秦乃吾之仇国，岂肯遣良医以救吾君哉？”魏相又曰：“恤患分灾，邻国之美事。某虽不才，愿掉三寸之舌，必得名医来晋。”众曰：“如此，则举朝皆拜子之赐矣。”

魏相即日束装，驰辎车，星夜往秦。秦桓公问其来意，魏相奏曰：“寡君不幸而沾狂病，闻上国有良医和、缓，有起死回生之

术，臣特来敦请，以救寡君。”桓公曰：“晋国无理，屡败我兵。吾国虽有良医，岂救汝君哉？”魏相正色曰：“明公之言差矣！夫秦、晋比邻之国，故我献公与尔穆公结婚定好，世世相亲。尔穆公始纳惠公，复有韩原之来战；继纳文公，又有汜南之背盟。（围郑之役，秦军汜南，从烛武之说，背晋先归。）不终其好，皆尔为之。文公即世，穆公又过听孟明，欺我襄公之幼弱，师出崤山，袭我属国，自取败衄。我获三帅，赦而不诛，旋违誓言，夺我王宫。灵康之世，我一侵崇，尔即伐晋。及我景公问罪于齐，明公又遣杜回兴救齐之师。败不知惩，胜不知止，弃好寻仇，莫不由秦。明公试思，晋犯秦乎？秦犯晋乎？今寡君有负兹（兹，辱也。诸侯有病称负兹。）之忧，欲借针砭于高邻，诸臣皆曰：‘秦绝我甚，必不许。’臣曰：‘不然。秦君屡举不当，安知不悔于厥心？此行也，将假国乎以修先君之旧好。’明公若不许，则诸臣之料秦者中矣。（说人先已料之，是说中人之法。）夫邻有恤患之谊，而明公废之；医有活人之心，而明公背之，窃为明公不取也。”（又以道理责之，是说中人之法。）秦桓公见魏相言辞慷慨，分割详明，不觉起敬曰：“大夫以正见责寡人，敢不听教！”即诏太医高缓往晋。魏相谢恩，遣与高缓同出雍州，星夜望新绛而来。有诗为证：

播塙于今作寇仇，幸灾乐祸是良谋。

若非魏相澜翻舌，安得名医到绛州？

时晋景公病甚危笃，日夜望秦医不至。忽梦有二竖子从己鼻中跳出，一竖曰：“秦高缓乃当世之名医，彼若至，用药，我等必然被伤，何以避之？”又一竖子曰：“若躲在育（音荒）之上，（育，膈也。）膏之下，（膏，心也。）彼能奈我何哉？”须臾，景公大叫心膈间疼痛，坐卧不安。少顷，魏相引高缓至。入宫诊脉毕，缓曰：“此病不可为矣！”景公曰：“何故？”缓对曰：“此病居育之上，膏之下，既不可以灸攻，又不可以针达，即使用药之力，亦不能及。此殆天命也。”（古之名医使鬼怕，今之名医则怕鬼，殊可笑

也。一友曰：“今人亦有强似古人处，能使鬼怕而不怕鬼。”问之，答曰：“服药而死，做鬼自然还怕，若放心大胆用药，医死人岂非不怕鬼乎？”一笑。）景公叹曰：“所言正合吾梦，真良医矣！”（真名医，言能合梦，时下名医，则其言乃在梦中耳。）厚其钱送之礼，遣归秦国。

时有小内侍江忠，伏侍景公辛苦，早间不觉失睡。梦见背负晋侯飞腾于天上，醒来与左右言之。值屠岸贾入宫问疾，闻其梦，贺景公曰：“天者阳明，病者阴暗；飞腾天上，离暗就明，君之疾必渐平矣。”（小人奉承人，类多如此。）晋侯是日亦自觉胸膈稍宽，闻言甚喜。忽报：“甸人（耕公田者。）来献新麦。”景公欲尝之，命饗人（主朝膳者。）取其半，舂而屑之为粥。屠岸贾恨桑门大巫言赵氏之冤，乃奏曰：“前巫者言主公不能食新麦，今其言不验矣！可召而示之。”景公从其言，召桑门大巫入宫，使岸贾责之曰：“新麦在此，犹患不能尝乎？”巫者曰：“尚未可知。”景公色变。岸贾曰：“小臣咒诅，当斩！”即命左右牵去。大巫叹曰：“吾因明于小术，以自祸其身，岂不悲哉！”左右献大巫之首，（生平说鬼话太多，自然要招杀头之祸。一笑。）恰好饗人将麦粥来献，时日已中矣。景公方欲取尝，忽然腹胀欲泄，唤江忠：“负我登厕。”才放下厕，一阵心疼，立脚不住，坠于厕中。江忠顾不得污秽，抱他起来，气已绝矣。（我疑便是大巫索命耳。一笑。）到底不曾尝新麦，屈杀了桑门大巫，皆屠岸贾之过也！上卿栾书率百官奉世子州蒲举哀即位，是为厉公。众议江忠曾梦负公登天，后负公以出于厕，正应其梦，遂用江忠为殉葬焉。（即使应梦，何必为殉？可笑。）当时若不言其梦，无此祸矣。口舌害身，不可不慎也。因晋景公为厉鬼击死，晋人多有言赵门冤枉之事者，只为栾、郤二家，都与屠岸贾交通相善，只有一个韩厥，孤掌难鸣，是以不敢为赵家申冤。

时宋共公遣上卿华元行吊于晋，兼贺新君。因与栾书商议，欲

合晋、楚之成，免得南北交争，生民涂炭。（大是好人，造福不浅。）栾书曰：“楚未可信也。”华元曰：“元善于子重，（娶齐字。）可以任之。”栾书乃使其幼子栾针同华元至楚，先与公子婴齐相见。婴齐见栾针年青貌伟，问于华元，知是中军元帅之子，欲试其才，问曰：“上国用兵之法何如？”针对曰：“整。”又问：“更有何长？”针答曰：“暇。”婴齐曰：“人乱我整，人忙我暇，何战不胜？二字可谓简而尽矣！”由此倍加敬重。遂引见楚王，定议两国通好，守境安民，动干戈者，鬼神殛之！遂订期为盟。晋士燮、楚公子罢，（音皮。）共歃血于宋国西门之外。

楚司马公子侧自以不曾与议，大怒曰：“南北之不相通久矣！子重欲擅合成之功，吾必败之！”（只欲败他人之功，不顾自己作业耶？）探知巫臣纠合吴于寿梦，与晋、鲁、齐、宋、卫、郑各国大夫会于钟离，（今凤阳府临淮县。）公于侧遂说楚王曰：“晋、吴通好，必有谋楚之情。宋、郑俱从，楚之字下一空矣。”共王曰：“孤欲伐郑，奈西门之盟何？”公子侧曰：“宋、郑受盟于楚，非一日矣。惟不顾盟，是以附晋。今日之事，惟利则进，何以盟为？”共王乃命公子侧伐郑，郑复背晋从楚。此周简王十年事也。

晋厉公大怒，集诸大夫计议伐郑。时栾书虽则为政，而三郤擅权。那三郤？乃郤锜（克之子）、郤犇（克从弟）、郤至（步扬之孙）。锜为上军元帅，犇为上军副将，至为新军副将。犇子郤穀，至弟郤乞，并为大夫用事。伯宗为人正直敢言，屡向厉公言：“郤氏族大势盛，宜分别贤愚，稍抑其权，以保全功臣之后。”厉公不听。三郤恨伯宗人骨，遂潜伯宗谤毁朝政，厉公信之，反杀伯宗。（所以说好话亦要看地方。）其于伯州犁奔楚，楚用为太宰，与之谋晋。厉公素性骄侈，兼好内外嬖幸甚多。外嬖胥童（胥克子，胥甲之孙）、夷羊五、长鱼矫、匠丽氏等一班少年，皆拜为大夫。内嬖美姬爱婢，不计其数。日事淫乐，好谀恶直，政事不修，（即如此等，岂亦由于胜楚耶？）群臣解体。士燮见朝政日非，不欲伐郑。

郤至曰：“不伐郑，何以求诸侯？”栾书曰：“今日失郑，鲁、宋亦将离心，温季（郤至字季，封于温。）之言是也。”楚降将苗贲皇亦劝伐郑。厉公从其言，独留荀息居守，遂亲率大将栾书、士燮、郤锜、荀偃、韩厥、郤至、魏锜、栾针等，出车六百乘，浩浩荡荡，杀奔郑国。一面使郤犇往鲁、卫各国，请兵助战。

郑成公闻晋兵势大，欲谋出奔。大夫姚句耳曰：“郑地褊小，间于两大，只宜择一强者而事之，岂可朝楚暮晋，而岁岁受兵乎？”郑成公曰：“然则何如？”句耳曰：“依臣之见，莫如求救于楚。楚至，吾与之夹攻，大破晋兵，可保数年之安也。”成公遂遣句耳往楚求救。楚共王终以西门之盟为嫌，（肯以盟誓为嫌，还算好人。今人满口赌咒，转背即忘者多矣。）不欲起兵，问于令尹婴齐。婴齐对曰：“我实无信，以致晋师，又庇郑而与之争，勤民以逞，胜不可必，不如待之。”公子侧进曰：“郑人不忍背楚，是以告急。前不救齐，今又不救郑，是绝归附者之望也。（此处说来却亦有理，只是前次不该伐郑耳。）臣虽不才，愿提一旅，保驾前往，务要再奏‘搦指’之功。”（大话虽则好听，只怕未必。）共王大悦，乃拜司马公子侧为中军元帅，令尹公子婴齐将左军，右尹公子壬夫将右军，自统亲军两广之众，望北进发，来救郑国。日行百里，其疾如风，早有哨马报入晋军。士燮私谓栾书曰：“君幼不知国事，吾伪为畏楚而避之，以徼君心，使知戒惧，犹可少安。”（即使避楚，未必少安，徒以重辱耳。）栾书曰：“畏避之名，书不敢居也。”士燮退而叹曰：“此行得败为幸，（不知要伤害多少人，何乃为幸？）万一战胜，外宁必有内忧，吾甚惧之！”

时楚兵已过鄢陵，（今开封府鄢陵县。）晋兵不能前进，留屯彭祖冈，（在鄢陵县北二十里。）两下各安营下寨。来日，是六月甲午大尽之日，名为晦日。晦不行兵，晋军不做准备。鼓漏且尽，天色犹未大明，忽然寨外喊声大振，守营军士忙忙来报：“楚军直逼本营，排下阵势。”栾书大惊曰：“彼既压我军而阵，我军不能

成列，交兵恐致不利，且坚守营垒，待从容设计以破之。”诸将纷纷议论，有言选锐突阵者，有言移兵退后者。时士燮之子名丐，年才一十六岁，闻众议不决，乃突入中军，禀于栾书曰：“元帅患无战地乎？此易事也。”栾书曰：“子有何计？”士丐曰：“传令牢把营门，军士于寨内暗暗将灶土尽皆削平，并用木板掩盖，不过半个时辰，结阵有馀地矣。既成列于军中，决开营垒，以为战道，楚其奈我何哉？”栾书曰：“井灶乃军中急务，平灶塞井，何以为食？”丐曰：“先命各军预备干粮净水，足支一二日，俟布阵已定，分拨老弱于营后另作井灶就之。”（详备稳妥，真是好计。）士燮本不欲战，见其子进计，大怒，（如此而不欲战，不知何以自全？）骂曰：“兵之胜负，关系天命。汝童子有何知识，敢在此摇唇鼓舌？”遂拔戈逐之。众将把士燮抱住，士丐方能走脱。栾书笑曰：“此童子之智，胜于范孟（士燮字孟，食邑于范。）也。”乃从士丐之计，令各寨多造干粮，然后平灶掩井，摆列阵势，准备来日交兵。胡曾咏史诗云：

军中列阵本奇谋，士燮抽戈若寇仇。岂是心机逊童子，老成忧国有深筹。

（我不谓然。）

却说楚共王直逼晋营而阵，自谓出其不意，军中必然扰乱，却寂然不见动静，乃问于太宰伯州犁曰：“晋兵坚垒不动，子晋人也，必知其情。”州犁曰：“请王登辘车（辘，音巢，楼车之最高者。）而望之。”楚王登辘车，使州犁立于其侧。王问曰：“晋兵驰骋，或左或右者，何也？”州犁对曰：“召军吏也。”王曰：“今又群聚于中军矣。”州犁曰：“合而为谋也。”又望曰：“忽然张幕何故？”州犁曰：“虔告于先君也。”又望曰：“今又撤幕矣。”对曰：“将发军令也。”又望曰：“军中为何喧哗，飞尘不止？”对曰：“彼因不得成列，将塞井平灶为战地耳。”又望曰：“车皆驾马矣，将士升车矣。”对曰：“将结阵也。”又望曰：“升车者何以复下？”对曰：

“将战而祷神也。”又望曰：“中军势似甚盛，其君在乎？”对曰：“栾、范之族夹公而阵，不可轻敌也。”（一君一臣，一问一答，极委曲，极明白。千载而下，令人阅之，如见其手、口、耳、目，历历纸上，是《左传》最妙之笔。）楚王尽知晋国之情，乃戒谕军中，打点来日交锋之事。楚之降将苗贲皇（斗越椒子，奔晋者。）亦侍于晋侯之侧，献策曰：“自令尹孙叔之死，军政无常。两广精兵久不选换，老不堪战者多矣！且左右二帅，不相和睦，此一战楚可败也。”髡翁有诗云：

楚用州犁本晋良，晋人用楚是贲皇。

人才难得须珍重，莫把谋臣借外邦。

是日，两军各坚垒相持，未战。楚将潘党于营后试射红心，连中三矢，众将哄然赞美。适值养繇基至，众将曰：“神箭手来矣！”潘党怒曰：“我的箭何为不如养叔？”（不肯服善的人，最是可恨。）养繇基曰：“汝但能射中红心，未足为奇。我之箭能百步穿杨！”众将问曰：“何为百步穿杨？”繇基曰：“曾有人将颜色认记杨树一叶，我于百步外射之，正穿此叶中心，故曰百步穿杨。”众将曰：“此间亦有杨树，可试射否？”繇基曰：“何为不可。”众将大喜曰：“今日乃得观养叔神箭也！”乃取墨涂记杨枝一叶，使繇基于百步外射之，其箭不见落下。众将往察之，箭为杨枝挂住，其鏃正贯于叶心。潘党曰：“一箭偶中耳。（不肯服善人，便有此等声口。）若依我说，将三叶次第记认，你次第射中，方见高手。”繇基曰：“恐未必能，（故意说个不能，正是要卖弄手段。）且试为之。”潘党于杨树上高低不等，涂记了三叶，写个“一”、“二”、“三”字。养繇基也认过了，退于百步之外，将三矢也记个“一”、“二”、“三”的号数，以次发之，依次而中，不差毫厘。众将皆拱手曰：“养叔真神人也！”潘党虽然暗暗称奇，终不免自家要显所长，乃谓繇基曰：“养叔之射，可谓巧矣。然杀人还以力胜，（总之，不肯服善，便要生扭出法子来。）吾之射能贯数层坚甲，亦当为诸君

试之。”众将皆曰：“愿观。”潘党教随行组甲之士脱下甲来，迭至五层。众将曰：“足矣。”潘党命更迭二层，共是七层。众将想道：“七层甲差不多有一尺厚，如何射得过？”潘党教把那七层坚甲绷于射鹄之上，也立在百步之外，挽起黑雕弓，拈着狼牙箭，左手如托泰山，右手如抱婴儿，觑得端端正正，尽力发去，扑的一声，叫道：“着了！”只见箭上，不见箭落。众人上前看时，齐声喝采起来，道：“好箭！好箭！”原来弓劲力深，这枝箭直透过七层坚甲，如钉钉物，穿的坚牢，摇也摇不动。潘党面有德色，叫军士将层甲连箭取下，欲以遍夸营中。（不肯服善，原是自欲显能耳。技如潘党，虽不如养叔，犹值得卖弄。今人自己本无一毫能处，却又不肯服善，真是好笑。）养繇基教：“且莫动，吾亦试射一箭，未知何如？”众将曰：“也要看养叔神力。”繇基拈弓在手，欲射复止。众将曰：“养叔如何不射？”繇基曰：“只依样穿札，未为希罕，我有个送箭之法。”说罢，搭上箭，飏的射去，叫声：“正好！”这枝箭不上不下，不左不右，恰恰的将潘党那一枝箭兜底送出布鹄那边去了。繇基这枝箭，依旧穿于层甲孔内。（力或未及潘党，此乃讨巧处耳，不可不知。）众将看时，无不吐舌。潘党方才心服，叹曰：“养叔妙手，吾不及也！”史传上载楚王猎于荆山，山上有通臂猿，善能接矢。楚兵围之数重，王命左右发矢，俱为猿所接，乃召养繇基。猿闻繇基之名，即便啼号。及繇基到，一发而中猿心。其为春秋第一射人，名不虚传矣。潜渊有诗云：

落鸟贯虱名无偶，百步穿杨更罕有。

穿札将军未足奇，强中更有强中手。

众将曰：“晋、楚相持，吾王正在用人之际，两位将军有此神箭，当奏闻吾王，美玉不可韞椟而藏。”乃命军士将箭穿层甲拾到楚共王面前，养繇基和潘党一同过去。众将将两人先后赌射之事，细细禀知楚王，“我国有神箭如此，何愁晋兵百万？”楚王大怒曰：“将以谋胜，奈何以一箭伐幸耶？尔自恃如此，异日必以艺死！”

（金人铭曰：“强梁者不得其死，好胜者必遇其敌。”楚共乃能知此，亦是能人。）尽收繇基之箭，不许复射。养繇基羞惭而退。

次日五鼓，两军中各鸣鼓进兵。晋上军元帅郤钜攻楚左军，与公子婴齐对敌。下军元帅韩厥攻楚右军，与公子壬夫对敌，栾书、士燮各帅本部车马，中军护驾，与楚共王和公子侧对敌。这边晋厉公是郤穀为御，栾针为车右将军，郤至等引新军为后队接应。那边楚共王出阵，上午本该乘右广，那右广却是养繇基为将，共王怪繇基恃射夸嘴，不用右广，反乘了左广，却是彭名为御，屈荡为车右将军。郑成公引本国车马为后队接应。

却说晋厉公头戴冲天凤翅盔，身披蟠龙红锦战袍，腰悬宝剑，手提方天大戟，乘着金叶包裹的戎辂，右有栾书，左有士燮，展开军门，杀奔楚阵来。谁知阵前却有一窝泥淖，黎明时候，未曾看得仔细，郤穀御车勇猛，刚刚把晋侯车轮陷于淖中，马不能走。楚共王之子熊茷，他少年好勇，领着前队，望见晋侯车陷，驱车飞赶过来。那边栾针忙跳下车，立于泥淖之中，尽平生气力，双手将两轮扶起，车浮马动，一步步挣出泥淖来。（这个力量，却也不小。）那边熊茷将次赶到，这里栾书的军马亦到，大喝：“小将不得无礼！”熊茷见旗上有“中军元帅”字，知是大军，吃了一惊，回车便走，被栾书追上，活捉过来。（少年好勇，正要如此挫折他。）楚军见熊茷有失，一齐来救。却得士燮引兵杀出，后队郤至等俱到，楚兵恐堕埋伏，收兵回营。晋兵亦不追赶，各自归寨。哨马探听楚左军持重，晋上军不曾交战，下军战二十馀合，互有杀伤。胜败未分，约定来日再战。栾书将熊茷献功，晋侯欲斩之。苗贲皇进曰：“楚王闻其子被擒，明日必来亲自出战，可囚熊茷于军前，往来诱之。”晋侯曰：“善。”一夜安息无话。

黎明，栾书命开营索战，大将魏钜告书曰：“吾夜来梦见天上——一轮明月，遂挽弓射之，正中月心，射出月中一股金光，直泻下来。慌忙退步，不觉失脚，陷于营前泥淖之内，猛然惊觉。此何

兆也？”栾书详之曰：“周之同姓为日，异姓为月。射月而中，必楚君矣。然泥淖乃泉壤之中，退入于泥，亦非吉兆，将军必慎之！”魏锜曰：“苟能破楚，虽死何恨！”（此语大有丈夫气。）栾书遂许魏锜打阵。楚将王尹襄出头。战不数合，晋兵推出囚车，在阵上往来。楚共王见其子熊茷被囚于阵，急得心生烟火，忙叫彭名鞭马上前，来抢囚车。魏锜望见，撇了尹襄，径追楚王，架起一枝箭，飏的射去，正中楚王的左眼。潘党力战，保得楚王回车。楚王负痛拔箭，其瞳子随镞而出，掷于地下。有小卒拾而献曰：“此龙睛，不可轻弃。”楚王乃纳于箭袋之中。晋兵见魏锜得利，一齐杀上。公子侧引兵抵死拒敌，救脱了楚共王。郤至围住了郑成公，赖御者将大旌藏于弓衣之内，成公亦走脱。（便宜了他。）时楚王怒甚，急唤神箭将军养繇基速来救驾。养繇基闻唤，慌忙驰到，身边并无一箭。楚王乃抽二矢付之曰：“射寡人乃绿袍虬髯者，将军为寡人报仇。将军绝艺，想不费多矢也。”繇基领箭，飞车赶入晋阵，正撞见绿袍虬髯者，知是魏锜。大骂：“匹夫有何本事，辄敢射伤吾主？”魏锜方欲答话，繇基发箭已到，正射中魏锜项下，伏于弓衣而死。栾书引军夺回其尸。繇基馀下一矢，缴还楚王，奏曰：“仗大王威灵，已射杀绿袍虬髯将矣！”共王大喜，自解锦袍赐之，并赐狼牙箭百枝。军中称为“养一箭”，言不消第二箭也。有诗为证：

鞭马飞车虎下山，晋兵一见胆生寒。

万人丛里诛名将，一矢成功奏凯还。

却说晋兵追逐楚兵至紧，养繇基抽矢控弦，立于阵前，追者辄射杀之，晋兵乃不敢逼。楚将婴齐、壬夫闻楚王中箭，各来接应，混战一场，晋兵方退。栾针望见令尹旗号，知是公子婴齐之军，请于晋侯曰：“臣前奉使于楚，楚令尹子重问晋国用兵之法，臣以‘整’、‘暇’二字对。今混战未见其整，各退未见其暇。臣愿使行人持饮献之，以践昔日之言。”晋侯曰：“善。”栾针乃使行